

四方风杂

酷的脸



商務印書館

ai Press

四方风杂文文丛

酷的脸

徐怀谦 著

商务印书馆

2012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酷的脸/徐怀谦著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2

(四方风杂文丛)

ISBN 978 - 7 - 100 - 08806 - 0

I. ① 酷… II. ① 徐… III. ① 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3238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酷的脸

徐怀谦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08806 - 0

2012年4月第1版 开本 710×1000 1/16

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3/4

定价: 36.00元

四面来风 八方云起

——序“四方风杂文文丛”

朱铁志

首先必须说明：这套文丛的主编，本来应该是王春瑜先生。今年五月王先生打来电话，说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准备放下身段，选编出版杂文作品。王先生在电话里询问我近年来的创作情况，并说已担任几种丛书的主编工作，希望我来组织这套杂文丛书，具体怎样操作，全由我来做主。我很清楚这是先生对我的提携。作为明史研究专家和杂文大家，王先生和国内知名的杂文前辈有着广泛的联系，经他手选编出版的杂文选集就有若干种，其中尤以老一辈杂文家的作品居多。这次王先生把机会让给我，显然是希望我利用平时与中青年杂文家联系较多的便利，多关注这个群体的创作，尽可能推出他们的作品。我虽愚钝，还是能够体会到王先生对中青年杂文家的关爱，觉得应该把这份责任承担起来。

文丛名曰“四方风”，拜王先生所赐。“四方风”系考古发现甲骨文残片，骨面有刻辞4段，应为28字，实为24字，刻在一片牛肩胛骨上，字体强健有力，是典型的殷商武丁时期（约公元前1200—前1189年）卜辞，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，现藏中国国





家图书馆。

“四方风”与四时更迭、草木枯荣以及人类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，它类似于“四仲中星”：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；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；宵中星虚，以殷仲秋；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“四方风”与诗歌和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《诗经·邶风·凯风》：“凯风自南”，《尔雅·释天》“南方长养万物喜乐，故曰凯风。凯，乐也。”《吕氏春秋》：天地之气合而生风，其风以生十二律：仲冬日短至，则生黄钟。仲夏日长至，则生蕤宾。仲春生夹钟。仲秋生南吕。天地之风气正，则十二律定矣。道家说：“上下四方谓之宇，古往今来谓之宙”。虽然春夏秋冬季节变换，时光流逝，可是不变的是亘古恒久的雄风，千百年来依然在宇宙世间不停地吹拂。

选择这样一个富含文化底蕴的名字作文丛总称，显然寄托了王先生的杂文观念和对中青年杂文家的厚望。王先生是以史学家身份写杂文的。看他的杂文，如《语录考》、《万岁考》、《花果山上的猴门事件》等，随处可见深厚的学养和老到平和的行文风格。他不屑于“杂三股”式的杂文写作，主张杂文应该言之有物、言之有理、言之有文，应该奉行言路宽、文路宽的写作原则。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，我认同王先生的杂文观念，悉心揣摩、学习他的文风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在《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》一文中，我作如是说：“真正的杂文家往往不喜欢杂而无文的杂文。在他们心目中，杂文与时评不同，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，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。杂文之‘文’是文明之文、文化之文、文学之文、文雅之文。所谓文明之文，是说杂文所昭示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，但它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。它拒绝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，反对集体名义下的一己私利，排斥文明假象后的野蛮粗暴。一切陈腐的、恶浊的、反人性、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都与杂文



无缘。所谓文化之文，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、学理贯通、学问滋润。朱光潜先生说‘不通一艺莫谈艺’，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。写杂文也一样，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，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思想依托。那家园和依托，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。文、史、哲、政、经、法，抑或天文地理、花鸟鱼虫，总要通晓一门，略知其他，这是为文的起码条件。所谓文学之文，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，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，讲究形象思维、框架结构、遣词造句、语言节奏，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，读来不仅有思辨的震撼，也有欣赏的愉悦，让人齿颊生香，回味无穷。所谓文雅之文，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，它是文明、文化、文学汇聚发酵酿成的醇酒，是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，是一种下意识的流露，是不经意的表达，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，又好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，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，随意浮现在举手投足之间，是长期修炼、自然积淀的结果，火候不到，是学不来的。东施效颦，徒增笑柄而已。”

以这样的观念作杂文选本，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。杂文，在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。但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，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，以鲁迅先生为代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，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。从新中国成立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年，由于“四清”、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，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，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“繁荣”期，出现了《“三家村”札记》、《燕山夜话》等代表性作品，就时间而言，累计不过两年而已。

杂文真正的繁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，持续时间之长、涌现作者之多、出版文集之众、社会影响之大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这当中，





有以严秀、牧惠、舒展、秦牧、章明、何满子、老烈、邵燕祥、虞丹、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，有以陈四益、李庚辰、李下、王乾荣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，有以鄢烈山、李乔、张心阳、杨学武、潘多拉、杨庆春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。1989年《人民日报》“风华杯”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高峰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和高出一筹的创作实力。

从各个角度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很多。就我目力所及，较有代表性的是五种，一是曾彦秀（严秀）、秦牧、陶白主编的《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（1976—1982）》，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；二是严秀、牧惠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杂文选粹》，四辑共40本，1996年之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；三是牧惠、朱铁志主编的《中国杂文大观》第四卷，198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；四是刘成信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》，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；五是朱铁志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（1976—2000）》，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“四方风”文丛拟在此基础上，集中选编不同题材、不同风格、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中青年杂文家的作品。每辑四本，陆续推出。第一辑拟选编瓜田、安立志、徐怀谦和本人的作品。瓜田长期供职于党中央机关刊，视野宏阔，立意高远，文风幽默诙谐，意蕴深长含蓄；安立志供职基层工会，熟悉工人生活，了解底层冷暖，慧眼独具，见微知著，尝借古典名著，疏解心中块垒；徐怀谦供职人民日报，作为“大地”副刊主编，常与文化名流往来切磋，形成关注文化热点、剖析社会焦点、关切民生难点的题旨风格；不才忝列其中，算是毛遂自荐。热衷杂文经年，涉猎题材不少，本集所选，以关注人生价值为主，意在追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。到底斤两如何，还请读者掂量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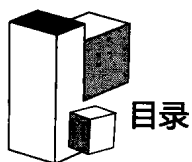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四位列第一辑，丝毫不代表其创作排位，仅是某种机缘和巧合的结果。虽然各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但无论我本人，还是其他诸公，都有自知之明，抛砖之举，意在引玉，如此而已。

是为序。

2011年9月20日

于北京沙滩





自序 / 001

第一辑 说古道今

斯文不可扫地 / 007

不乱插手 / 010

显摆 / 013

唐太宗的几件小事 / 016

好官的标准 / 019

君子身边小人陪 / 023

想当然 / 027

生趣盎然 / 029

也谈官员文学 / 033

从自负到自知 / 036

欺人与欺天 / 039

良心、血性 PK 昏庸、腐败 / 042

从四大名医的医德说起 / 047

大师的学历及其他 / 051

敲门砖 / 054

有所不为的智慧 / 057

第二辑 品藻人物

居里夫人的清贫与富有 / 063

平山的饥饿精神 / 066

细节中的鲁迅 / 069

鲁迅论敌的态度、气量和出息 / 076

高压下的独唱 / 082

胡耀邦的常识理性 / 085

那个勤勉的清洁工走了

——悼林公 / 088

“愤老”已去，“孤本”长存

——怀何满子先生 / 091

嬉笑怒骂见真情

——怀“打油高手”杨宪益 / 095

气和心暖

——追怀季羨林先生 / 100

圆融贯通见学问

——读《南怀瑾讲演录》 / 103

第三辑 公民立场

谁偷走了我们的美感？ / 109

办公楼与 GDP / 112

暴君心态 / 114

变脸 / 117

不差钱，差人格 / 119

不敢亲自了 / 122

恻隐与暴戾 / 125

从民工的食、色说起 / 127

大学生拜佛彰显了什么？ / 130

堵塞的，不只是下水道 / 133

绯闻是大众的鸦片 / 136

给“转型期”加个期限 / 139

跟在谁的屁股后？ / 142

害怕感动 / 145

谁更需要救赎？	/ 148
三闻“读书无用论”	/ 151
繁荣的文化泡沫	/ 154
神州无处不“文化”	/ 157
文化开始“大跃进”了	/ 160
炎黄很生气，诸葛亮很着急	/ 163
文明，是一种习惯	/ 166
比想象力更重要的	/ 169
很多时候，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	/ 173
临街窗帘的颜色	/ 176
他们炫，我们看	/ 179
天下有高于生命的规定吗？	/ 181
官本位撕下了遮羞布	/ 184
鼓励贪官说真话	/ 187
为什么他们的眼里没有泪水	/ 190
“特权只属于少数人”	/ 193
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穷	/ 196

现代包办	/ 199
中国人失掉创造力了吗？	/ 202
总也长不大	/ 205
与美国城市比嫩	/ 208
尊重街道	/ 211
自由的边界	/ 213
距离真实的路有多远？	/ 216
娱乐乎？愚乐也	/ 220
“治庸风暴”能刮多久？	/ 223
静下心来练“功夫”	/ 226

第四辑 世相杂谈

成熟与世故	/ 231
向王显亮同志学习	/ 234
丛林法则在蔓延	/ 237
大学生与潜规则	/ 240
中国制造·中国创造	/ 244
好孩子·坏孩子	/ 249

关注高考有点过度	/ 254
粗鄙文化面面观	/ 258
别输在终点线上	/ 262
小学生忙，大学生闲	/ 266
正视“钱学森之问”	/ 272
一杯羹的尊严与一个社会的安全	/ 277
边看边骂、边骂边看的泛娱乐时代	/ 282
温情校长与无情现实	/ 287
生活在批评与监督的逼仄空间	/ 293
我们真的在尊重文化吗？	/ 299
“贱民”的尊严	/ 305

第五辑 哲思札记

你的需要其实很简单	/ 313
快乐不是一件身外的衬衫	/ 316
心灵的畅想	/ 319
文学随想	/ 324
文字与生命	/ 329

自序

陈丹青有一个演讲，题目叫《鲁迅的好看和好玩》，谈到鲁迅先生的长相，他说：“这张脸非常不买账，又非常无所谓，非常酷，又非常慈悲，看上去一脸的清苦、刚直、坦然，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……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，就那么对着镜头，意思是说：怎么样？我就是这样！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，配他的文学，配他的脾气，配他的命运，配他的地位与声名。”

我认同陈丹青的评价，鲁迅先生的脸的确酷得很，但我个人不太喜欢“酷”（cool）这样过于时尚的词，我更喜欢用“冷”和“硬”这两个字眼来为鲁迅先生画像。如果从鲁迅先生的文字中找答案，那么大概只有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两句最合适了。

我喜欢鲁迅先生的冷和硬。他的目光是冷的。这种冷是冷静、冷峻，是穿透假相直抵本质的冷，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冷，而不是冷酷无情的冷（面对敌人则另当别论），更不是麻木不仁的冷。他可能不太合群，也可能不太容易让人接近，但他的内心非常强大，有大爱大恨，有狂风巨浪，有菩萨心肠，有济世情怀。他的面颊、他的眉毛、他的小胡子是硬



的，这种硬是意志的刚硬，是“一个都不宽恕”的强硬，而不是蛮不讲理的硬，更不是盛气凌人的硬。这种硬会让他处处碰壁，却也让他活得有棱角有质量，活成了民族魂，活成了中国的脊梁。

老实说，鲁迅先生的脸长得并不好看，但是有特点。“五四”时期很多名人的脸都称不上好看，但是让人过目不忘，像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李大钊，都属此类。人们常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做人做学问做到他们这个份上，才真正称得上“臻于化境”。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一方面是我欣赏鲁迅先生极富个性的脸，另一方面我更欣赏他极富个性的文字。他的脸和他的文字是一体的：有这样的脸，才流淌出这样的文字，反过来说也成立，有这样的文字，才刻画出这样的脸。人们常说，脸是父母给的，其实不确。父母只给了你脸的形状，上面的内容是后天补充上去的。现如今，大街上帅哥美女越来越多了，但有特点有气质的却越来越少；为人八面玲珑、四处逢源的越来越多了，但有棱角有个性的人却越来越少。最让我痛心的是，某些高校的校长、文化部门的负责人，毫无儒雅之气，却十足的官油子、贪官相或者酒囊饭袋样、面目可憎状。有人说，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，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愚乐的时代，这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，总之，这是一个缺乏个性的时代。可是，我们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给时代。一个人左右不了时代，却可以左右自己的脸——它可以不漂亮，却不可以没内容；它甚至可以很丑，却不可以没有个性。据说，苏格拉底的脸就奇丑无比，可是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却无人可以撼动。

当年，鲁迅在北京寓居的东墙上挂着他的老师藤野先生的照片。“每当夜间疲倦，正想偷懒时，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，而且增加勇气了，于是点



上一枝烟，再继续写些为‘正人君子’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。”如今，我的书房内并没有鲁迅先生的照片，他的像挂在我的心中，他的黑瘦的面貌，他的冷和硬时刻提醒并引导我写下一些绝非人云亦云的文字。读者看了，如果觉得还算没有浪费时间，或者竟能从中读出一点不俗，那俺就老脸有光了。

请把你们的读后感反馈到 huaiqian@sina.com，捧杀也好，棒杀也罢，一律欢迎，并免费茶水伺候。

2011年7月5日于北京金台

